

致植物人怀孕引发法律思考

西班牙电影《Talk to Her》获得过美国奥斯卡奖。影片说的是男主角班尼诺在一个临街窗口看到跳舞的女孩阿丽夏,自此爱慕上了她。不幸的是,阿丽夏在一次车祸后变成了长期卧床的植物人。而班尼诺碰巧成为护理阿丽夏的护士,对病床上的阿丽夏细心呵护。在班尼诺心中,阿丽夏是一个静静躺在病床上听他讲故事的天使。然而,突然有一天,医院发现阿丽夏怀孕。为了和阿丽夏“团圆”,班尼诺吃药试图也进入昏迷状态,但由于服药过量死亡。阿丽夏在生下一个死胎后走出了昏迷状态,逐渐恢复,并重新开始跳舞。由于电影中班尼诺对阿丽夏的感情做了大量铺垫,而且阿丽夏由于班尼诺的行为而重获新生,观众一般不会对班尼诺的强奸行为产生憎恨,反而会同情班尼诺,对班尼诺和阿丽夏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感到怅然。

真实的世界里,一个29岁的女

病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家护理院突然产下一个足月健康婴儿。这个女病人仅能移动头颈和四肢,没有表达和交流能力。经过基因对比,36岁的男护士内森·萨瑟兰被捕。当艺术中的情节在现实中赤裸裸展开时,你才会感到本质的恶劣和丑陋。

电影中的班尼诺和凤凰城的男护士都涉嫌犯了强奸罪。这两个受害人虽然没有反抗,但是都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同意”。2016年,加州史丹福大学生特纳在校园和一个醉酒失去意识的受害人发生性关系时被两个路人发现。特纳在美国加州被判三项性袭击罪。特纳本是名牌大学的运动新星,有希望代表美国游泳队参加2016年奥运会。可能考虑到这些情况,主审法官佩斯基判处特纳六个月有期徒刑,外加三年假释。由于舆论认为刑罚过轻,虽然司法界认为法官佩斯基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他仍然成为美国77

年来第一个被投票罢免的法官。

美国各州对强奸罪受害人“同意”的认定可分为两大类:传统的“不就是不”或者“明确反对”标准和愈来愈多州采用的“是才算是”或者“明确同意”。这两个标准的最大不同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在明确反对标准中,控方需要证明受害人不同意被告人的性行为。而在明确同意标准下,嫌疑人要抗辩成功,须证明受害人给予了肯定的、明确的和有意识的同意。在明确反对标准下,“半推半就”的情形可能因为缺乏受害人的明确反对而不会被认定强奸,而在明确同意的标准下可能缺乏受害人的明确同意会被判定强奸。

加州特纳案让美国一些州改写刑法,采用了明确同意标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许多州的刑法系统和教育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纽约州2015年修改的教育法采用了明确同意标准,即意味着在纽约州所有的校

园性袭击和性骚扰案件的处理按照明确同意标准,对受害人提供更多的保护。然而在刑法上,纽约州仍然沿用明确反对认定标准,从而维持了更高的入罪要求。

两种标准最大的不同是举证责任的不同。但不管在哪一个认定标准下,同意的性质是大致相同的:同意都必须是自愿;失去意识的人或失智的人都不能给予有效的同意;以前的同意或者关系不能自动推定为对现在性行为的同意;在性行为的任何阶段,同意都是可以随时撤销的;同意的性行为是具体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被瑞典检察官调查,其原因之一就是和阿桑奇发生性关系的一个女性要求他使用避孕套而阿桑奇拒绝使用——阿桑奇没有以同意的方式进行性行为。和阿桑奇比起来,班尼诺、凤凰城的男护士和特纳应该是“罪大恶极”了。

高西白

【打开天窗】

和伴侣共同追求性的快乐

常客、女性心理专家朱迪·克兰斯基——访美国电视节目脱口秀的

您认为中国人对于性的态度和美国人相比差异大吗?

朱迪:在这一点上几乎不存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中国的男性明显比女性更加开放,比如在讨论关于性的话题方面,而对比美国,美国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公开地讨论性。

您认为在当今中国女性的性生活中,她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迪:羞怯。我鼓励所有的中国女性都不要胆怯,坦诚地告诉伴侣她们的需求,包括身体和声音。

女性应该如何摆脱“老爸-唐璜综合症”?

朱迪:女性应该停止依靠男人才能够获得精彩生活的习惯,停止追求那些刺激的、危险的甚至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去寻找真正善待你爱你的男人。

据说你的玩笑和大胆的说话方式让很多男人常常在你面前感到无所适从,或是畏惧,是这样吗?

朱迪:是的。许多对自己和自己的爱情生活很满意的成功女性都面临过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我坚持坦诚,倾听自己和他人的感觉,并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快乐。

那么,表现自我一定是你生活的重要部分?

朱迪:表现和自由是我生活的座右铭。我对尝试一切事情都抱有很大的兴趣,我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我认为女人应该尝试男人们做的事,去享受那些行为的乐趣,并且去了解男人。这样女人就能在和她们的男人谈论这些事情时流露出智慧。记住,肯尼迪家族的女人们,除了杰奎琳·肯尼迪之外,都必须在海滩上和男人们打橄榄球。



在虚张声势与避而不谈之间,“性”被尴尬地孤立着。性这个字依然是个刀锋字眼,虽然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存有几条“荤段子”;《性与城市》早已成为美国“凯瑞们”给亚洲女性上的快乐必修课;虽然我们有时在网上可以肆无忌惮地扮演在某类电影里才会遇到的角色;虽然不少生活在都市的淑女闺房里,几乎都收藏着《性、谎言、录像带》这类的碟片……然而我们在脱口谈“性”之前的一瞬间还是噤到了自己:想到背离中国传统教育下的淑女风范,想到不健康的一夜情、AIDS 或者婚外恋……于是性到口边,被咽了回去。

中国女性并不愿意被人冠以“女权主义者”的头衔,觉得公开谈“性”就是不淑女的“男人婆”,这样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连普通女人都会瞧不起。而男人满口荤段子和丰富的性经历如同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五车的财富一样被女性当作男人特有的魅力表现。

在报纸杂志上开性专栏,白纸黑字多少让人觉得紧张。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很固执地认为,喜欢在公众场合谈性并且谈得兴高采烈的女人,她们是在作秀——觉得自己很有勇气,可以打破禁忌,打破权威、打破自己——或者说,敢于在公众场合谈性,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当一个穿着

性感的女作家追问身边的朋友:“说到做爱,你觉得你的他很难被满足吗?”——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难免会让用餐时间的人们晕倒或者喷饭。

然而,从一个极端——保持沉默的回避,到另一个极端——无所顾忌地谈性和发泄,都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而自己内心深处对身体的自知、对性表达的分寸和在男性面前女性自我的把握度却往往被人忽略。

目前在美国最酷的事情,就是敢于自己撰写性专栏。美国国家印刷协会的主任 Tom Rolnicki 说:“现在美国至少有十几个女性性专栏作者。禁忌被打破,所以年轻的女性就能更自信地谈论这些话题。”

在中国,很多女性“性专家”在杂志做“性健康”栏目,但是从来都不会用自己的真名,甚至不会用自己前一二三个笔名。

很多专栏作家谈到,许多男性都要么觉得“性专栏”作家对自己构成威胁,要么觉得她们很容易上手。另一方面,女性对于女性性健康专栏作家也是很苛刻的。如果她比较年轻,又比较漂亮,她们会认为她的经验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这隐含着另外一句话:“她肯定很混乱。”

在国内开性专栏的一位作者说自己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和女朋友的丈夫或者男朋友接触,“他们不喜欢

自己的女伴和我在一起”。

是的,我们是“淑女”,或者说男人期望我们是些可爱的、天真的“小女孩”。于是我们要符合男性社会赋予我们的尺寸标准。在男人谈论性的时候,我们不应插嘴。

张恨水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女人,就是在蓝色旗袍底下露出一个红色裙底的人。他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淑女(淑女往往不会给男人太大的压力),又希望自己的女人不要太淑女(太淑女的女人淡而无味)。

男人对于女人的要求总是矛盾的,于是女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挺矛盾。

我们做了太多讨好男人的准备,结果也许适得其反。闹不好男人们还会说“我不喜欢做作的女人”、“我不喜欢总端着的女人”。还有接下来一连串恐怖的头衔,譬如“假天真”与“装淑女”。而那些个性独立、作风大胆的“凯瑞们”又让那些表面上倡导如何如何开放的男人避之不及。

其实,既不必做男人的女神,也不必做男人的花瓶,了解和正视自己的身体和性,让自己快乐舒适与取悦他人并不矛盾。正如美国电视节目脱口秀的常客、女性心理专家朱迪·克兰斯基所说:“应该有更多的女人去尝试男人们做的事,去享受那些行为的乐趣,并且去了解男人。这样女人就能在和她们的男人谈论这些事情时流露出智慧。”

汪洋

老爸-唐璜综合症

患有这种病症的女性将性和爱完全区别开。她们往往被一个男人肤浅的一面吸引,沉迷于他们的身材或外表,或者他会引发她的女伴们轰动性的嫉妒。更进一步说,这种女孩是靠不住的,为了证明她们的价值以及她们是讨人喜欢的,她们往往沉迷于让坏男孩迷上自己的挑战中。

【枕边心事】

为爱牺牲值不值

爱上了一个美国的小伙,为此我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在我看来,这是我为爱做的牺牲。可美国人只尊重你的选择却不会承认你的牺牲。他对我说:“怎么是牺牲?这只是你心甘情愿的一种选择。”

每个人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必须符合自己的心愿,只有符合心愿的选择才会无怨无悔,才会真正体会到婚姻本身的丰富和传奇。

在婚后第十年爱上了自己的上司——一个看上去很儒雅、年近六旬的两个儿子的父亲。我受到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勇敢。没想到,得来不易的这段婚姻,很快就打闹得不可开交。

爱情不可救药,唯一的良药就是越爱越深,选择仅仅只是开始,接下来需要的是彼此的真接纳、深理解、大包容。

最近我的情绪特别不稳定,对于房事频频要求,有时不分昼夜一天数次仍嫌不够,老公说我性欲过于亢奋,是病。

性欲亢进,有病理原因所致,如卵泡膜细胞瘤可使体内性激素的分泌增加,继而引起性欲亢进和思维混乱;另一种是心理原因,如阶段性产生对性兴奋的抑制能力下降,这和工作、生活的压力过大有关。

做饭时不小心伤到手,惊慌失措地跑出来,正在看拳击节目的丈夫只轻描淡写地说:创可贴在第二个抽屉里。看着他那张无动于衷的脸,我怒火中烧。

每当挫折、不幸和磨难来临时,我们总是喜欢夸大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如果有人可怨,我们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但是,请不要轻易判定他是恶意冒犯,也许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过于着迷。

是不是需要适当地伪装高潮?必要的时候可以伪装一下。前提是自己不压抑,不累,不觉得勉强。如果有消极的情绪,就不要装。

如何引导丈夫给自己高潮?首先要学会自慰,知道自己的阴蒂在哪里,然后知道自己获得快感的方式是什么,是圈握还是按压,手把手地示范给丈夫看。丈夫是不会马上学会的,尤其是力度的控制,是需要女方直接地告知他的。此外,即使没有阴道高潮,也要享受身体亲密接触的快感。

岳母到我们家小住,监视着我对她宝贝女儿的一举一动,看电视时爱用剧情里的负心汉对我旁敲侧击,我做家务活的时候,她也不停地在旁边唠唠叨叨。

岳母最想要的,就是自己的女儿能得到幸福。如果她确信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她就不大可能继续制造麻烦了。你越宝贝她的女儿,她的抱怨就越少。